

薛尔康●著

绿色座右铭

看来，你似乎有个写一系列有关树木、有关自然的计划，在自己的创作天地中铺一条绿色的道路，从一篇篇散文里，能看到你探索的足迹。这是不容易的。写人和自然的关系，即使不能说是散文中“永恒的主题”，那也是最常遇到，最为散文作者熟谙的主题之一。寄情花草树木、托物言志、借景抒怀，本是我国散文和诗歌的传统手法。古今佳作，简直不计其数。同一个题目，也是连篇累牍，目不暇接，其中许多作品的构思和手法，常常极为近似甚至雷同。你看，有多少人写过苍松、翠竹、古槐、新柳？有多少人写过春兰、夏莲、秋菊、冬梅？有多少人写过月季、牡丹、山茶、水仙？谁能说得全、数得清？能够做到独辟蹊径，不落前人窠臼，那是很要些功夫的。



LÜSE
ZUOYOUMING

绿色座右铭

薛尔康·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志国
封面装帧 王申生

绿色座右铭

薛尔康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93,000

1990 年 2 月第 1 版 199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

ISBN 7—208—00272—X/G·35

定价 3.25 元



題圖 陸培英

绿的道路，绿的笔墨

——致《绿色座右铭》作者

袁 鹰

真没想到这样巧：我从北京来到你的家乡无锡，却给从无锡去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的你写信，读你的散文。我住在江南无线电器材厂的华晶宾馆，门外就是京杭大运河。每天都看到运输船队穿梭似地南来北往，每晚都听到船上柴油马达声时刻不停。三十多年未到无锡，几乎完全不认识了，而最使我有面目一新之感的，是无锡的绿化。

此刻，我坐在宾馆窗前。窗外，潇潇的春雨和森森的浓荫织成一张柔软清幽的帘幕。“雨打江南树，一夜花开无数。”江南的绿，使人悠然

陶醉。无锡的朋友说这些年来绿化成绩斐然，我从满眼浓荫、满城烟树中相信了他的话。真的，春雨给江南花树又增添一层油油的亮色，也把人们的心情染成碧绿碧绿的了。

灯下，我正展读你这本新的散文集。我同你一起信步走进大自然，闯入绿色的世界，踽踽于一棵棵树下，一簇簇花前，留连不去，欣赏它们的姿容风貌，领略它们的气韵神情，这么走着走着，似乎还能听到它们脉搏的跳动、心灵的低语，并且从中领悟到一些人生真谛。你写了那么多树和花，你一定也获得了丰厚的绿色的赐予。任何人的一生中，除去家庭、亲人，接触最多的就该是大自然。生命的成长、充盈，受益最多的也是来自大自然的哺育。人们爱赞颂高山，爱歌唱大海，向山和海坦露胸怀，但真正能攀登高山之巅、徜徉大海之滨的，比起来总是少数幸运儿。而树木花草则不然，无处不在，随时随地在你眼前晃动，陪伴你的晨昏。家宅门前屋后有一片绿荫，高楼密集的城市有一角绿地，茫茫沙漠中有一块绿洲，甚至只是一株小小的树苗，都能成为渴望重逢的知心好友。当你疲惫的时候，当你郁闷的时候，当你心烦意乱、彷徨无计的时

候，它们都能给你一丝慰藉，为你消愁解闷，鼓励你振作精神。我们都极尊敬的前辈冰心老人前几年写的《绿的歌》中说，绿象征着浓郁的春光，蓬勃的青春，崇高的理想，热切的希望。她又说：“绿色，是人生中的青年时代。”我想，你将你的新散文集定名为《绿色座右铭》，可能也有类似的意思在内。

看来，你似乎有个写一系列有关树木、有关自然的计划，在自己的创作天地中铺一条绿色的道路。从一篇篇散文里，能看到你探索的足迹。这是不容易的。写人和自然的关系，即使不能说是散文中“永恒的主题”，那也是最常遇到、最为散文作者熟谙的主题之一。寄情花草树木，托物言志，借景抒怀，本是我国散文和诗歌的传统手法。古今佳作，简直不计其数。同一个题目，也是连篇累牍，目不暇接，其中许多作品的构思和手法，常常极为近似甚至雷同。你看，有多少人写过苍松、翠竹、古槐、新柳？有多少人写过春兰、夏莲、秋菊、冬梅？有多少人写过月季、牡丹、山茶、水仙？谁能说得全、数得清？能够做到独辟蹊径，不落前人窠臼，那是很要些功夫的。当年大观园里分题咏菊，也亏得

是曹雪芹那样的大手笔，一口气代写了十二首，根据每个人物不同的性格心情，从各个侧面极写人与菊花的关系，并且将最得意的《咏菊》、《问菊》、《菊梦》三首分在林黛玉名下，让她独占魁首。其它九首，尽管略逊一筹，却也不乏佳句。这样写法，在伟大作家手里，未必费多大力气；而我辈凡人，是断断做不出来的。曹雪芹还借薛宝钗和史湘云之口，透露出一点心思：“以菊花为宾，以人为主，竟拟出几个题目来。……一个虚字，一个实字。……如此又是咏菊，又是赋事。前人也没作过，也不能落套。赋事咏物两关系，又新鲜，又大方。”后来他又说：“这些小题目，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。”其实，说来说去，“大意”也并不多，无非是贵族小姐哥儿们的雅事。曹雪芹代为模拟的那些诗，比一般咏风弄月、无病呻吟之作，当然是高明得多的。比曹雪芹早一百多年的莎士比亚，在喜剧《皆大欢喜》中，虚构了一个大森林里的乌托邦世界，来同丑恶的现实社会作对比。他也借那位被放逐的公爵之口，说了一段很具有诗意的话：“我们的这段生活，虽然远离尘嚣，却可以听树木的谈话，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，一石之微，也暗寓着

教训；每一件事物中间，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。”（根据朱生豪先生译本）其实这也是莎翁本人对大自然的向往，对大自然的讴歌，脑满肠肥的公爵哪会有这种高雅的体会呢？

不过，这都是三四百年前的旧话了。所以在这儿顺便提一提，引几句，用意是想反衬今天的作家们对自然的关系和心态，已经出现完全不同于古人的崭新观念。他们不会将自己的心灵思绪全部沉浸在“远离尘嚣”的牧歌情调中，也不愿只是一般地插花弄叶、空发议论。他们眼光之宽广，思路之深邃，周遭世界之纷繁变异，都是不能与十六七世纪作家（即使是大文豪）同日而语的。这也是我们后代人引以为自豪、无愧于前人之处。

就以你这本散文而言，试看你写了那么多花草、那么多树木，为它们的品格讴歌，为它们的风采赞叹，为它们的命运呼喊，几乎无一不闪烁着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光华和色彩。你不只是描绘那些奇树名花，而且更将满腔情意流连于寻常草木身上。它们貌不惊人，更不是国色天香，却默默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间。大观园的才女们，决不会吟咏海桐和紫穗槐，她们

也许见都不曾见过；而那些整日优游林下的田园诗人，也未必会为一片青青的蒜叶牵动诗情。我看你不仅是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而且是越不被人们注意的绿角，只要它有益于人类，你就越是一往情深。这就表现出你正在追求一点与众不同、不走前人老路的立意、构思和意境。我以为这是最重要的。修辞炼字，都在其次。

我又联想起苏联优秀的散文家米·普里什文。他一生写了大量散文随笔，色彩斑斓，琳琅满目，但基调也是绿色。他写自然界的春夏秋冬，写大森林里千奇百怪的树木和五颜六色的花草，写树林中晶莹的水滴和小溪里的小鱼小虾。他并不是纯客观地描摹森林景物，而是歌颂同大自然息息相关的人的劳动。自然界本来就是生机勃勃、春意盎然。到了作家笔下，更是充满诗情哲理，组成一片如梦如幻的神奇天地。高尔基对普里什文的散文极为推崇，对作家的独特风格作过很高的评价：“在您的作品中，我没有看到向大自然膜拜的人物。在我看来，您所写的不只是大自然，而是比大自然更大的东西——是大地，是我们伟大的母亲。在您的作品

中，我觉得您对大地的热爱和对大地的知识结合得十分和谐，这一点，我在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都还没有遇见过。”（《论普里什文》）从高尔基的这段话里，我们都能得到教益。他认为普里什文写大自然的作品最重要的价值，就在于“对大地的热爱和对大地的知识结合得十分和谐”，因此，是否可以这样说：一篇好作品，既不是如中世纪田园诗人那样为了躲避纷扰的尘世和丑恶的现实，因而向宁谧的大自然寻求心灵上的解脱，也不是简单地运用一些象征、比喻的手法。就如普里什文自己所说的：“要知道我笔下写的是大自然，自己心中想的却是人。”在这里，我们要着力的是寻找自己心灵同大自然的一致，在自然界探索和揭示人的心灵美，并且在作品里准确、和谐、贴切地表现出来。物我融为一体，它不是出世的、超尘脱俗的梦幻，而是入世的、对大地母亲、对人民的挚爱深情。

把话再拉回到眼前的现实吧。你以《绿色座右铭》为书名，我看还可以起一点警世的作用。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绿色资源，千百万年遗留下来的莽莽苍苍的大森林，在一些地方，正在被戕害、被砍伐、被纵火焚烧。尽管立了《森林法》，

然而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、违法不究的事仍然不断发生。报上有过详尽的揭露，电视荧屏上放映过现场的实况，那些怵目惊心的数字，那一幅幅不忍卒睹的惨象，使人痛心，更使人愤慨。对那些愚昧无知、被私欲的邪火迷住心窍、置国家资源和法律于不顾的犯罪分子，你的书也许起不了什么作用，那是需要绳之以法的。但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，你这些绿色的笔墨，肯定可以收潜移默化的功效。帮助他们爱花，爱树，爱自然，爱大地，爱社会主义祖国，爱悠远绵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。而且也能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扎下根，对他们的生活习惯、文化素养、审美观念、人生态度，长久地发生美好的影响。果能有如此的社会效果，又为散文园圃贡献一簇新葩，也许就不负你写这本散文集的初衷了吧？

1987年3月4—月

目 录

〔 1 〕	绿的道路，绿的笔墨	袁 鹰
	——致《绿色座古铭》作者	
〔 1 〕	太阳花之歌	
〔 6 〕	啊，昙花	
〔 11 〕	枇杷赋	
〔 16 〕	海桐花开	
〔 21 〕	榭叶情	
〔 27 〕	唱给兰花草的歌	
〔 30 〕	含羞草	
〔 36 〕	长生草	
〔 41 〕	两棵古银杏	
〔 48 〕	好一朵茉莉花	
〔 52 〕	丹桔尽染洞庭秋	

〔 59 〕	碧螺春
〔 66 〕	马山杨梅
〔 70 〕	凌霄、凌霄
〔 74 〕	琅琊榆
〔 77 〕	蒜叶青青
〔 84 〕	刷香小记
〔 89 〕	北京植物园览奇
〔 92 〕	西双版纳的奇草异木
〔 98 〕	秋夜的枣树
〔 105 〕	香 雪
〔 111 〕	香山一叶
〔 116 〕	一枝心香高格韵
〔 123 〕	花 窗
〔 127 〕	密密的橡胶林

[131]	紫穗槐与路
[135]	版纳竹青青
[142]	过热带雨林
[146]	根
[149]	兰 馨
[154]	晚 香
[159]	卖花谣
[165]	春城最多绿颜色
[171]	芭蕉, 南国的芭蕉
[178]	卖苦草
[183]	黄雪莲与黑蜜蜂
[191]	盾 记

太阳花之歌

我属于黎明，属于阳光，属于蔚蓝的天空，
属于透明的大气。

我属于光明的世界，虽然我是微不足道的——

在观赏家的眼里，我也许算不上花。粗短的肉质茎叶是丑陋的，小花朵尽管五光十色，却并不光采照人。我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没有海棠的柔姿丽质，没有玉兰的风仪玉立，没有水仙的清雅娴静……

我不是生活的美妙点缀，我只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者。因此，我才有天赋的炽烈、坚强和多情。

微不足道的形骸里活跃着的并非都是微不足道的生命啊！

我摇曳在草坪的绿浪中，犹如一串讴歌生活的音符；我给栽种着名花异卉的花坛镶上别致的花边，俨然是不可侵犯的美的守护神。我还出现在数不尽的阳台和窗沿上，那些层层叠叠的权作花盆的破盆瓦罐里。我属于千家万户，不憎厌优裕，也不嫌弃贫困，凡有泥土的地方，一概奉献出我的赤诚。

但，我决不属于邪恶和黑暗。

夜来香是献媚于黑夜的。也有许多花儿，经受不住诱惑，或不甘于寂寞，开始向黑暗倾吐芬芳，只在黎明到来的时刻，才发现阳光的美好，于是献出整个的心。

我生来与黑暗势不两立。我只向光明敞开心灵，用芳香的语汇倾吐我的爱，我的恨，我的憧憬。当夜色偷偷从天边袭来的时候，或者阴霾弥漫了天宇，我便悄然闭合，向黑暗表示我的轻蔑和诅咒。任晚风轻柔地爱抚，也决不动心。我相信着：宇宙间太阳是永恒的。一旦捕捉到晨曦那无声无息的最初的足音时，我的心花灿然开放了。我是造化设置在地上的启明星。

那晶莹的露是我思念光明的泪滴，它在我